

百姓故事

# 我们家的另类过年

○李乍虹

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大约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必定有一辆黑色的轿车载着一家三口和一桌鱼鸭肉蛋的年夜饭菜,慢慢地行驶在由城西开往城南的马路上,车上的人抱着热乎乎的菜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样的另类过年方式,在萧山城区恐怕很难找到第二家了。

我们家过年的方式确实有些另类,许多人不理解,提出质疑:不能将公婆接到自己家来过年吗?不能到公婆家中去做年夜饭吗?即使这样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一直成为难中事。

结婚20多年,三口之家已约定俗成必须这样过年。我们家很羡慕到饭店去吃年夜饭,羡慕到另一个城市去过一个浪

漫的除夕夜,这些“奢侈品”,我们没法拥有。老人比孩子还要孩子气,我们宠孩子更要宠老人,这是先生的逻辑。我们要顺从老人的安排,知道要在大年三十这天陪老人度过一个欢乐的大年,知道要让老人们享受儿孙绕膝的乐趣。

公婆都是离休教师,家有“家规”:儿子必须到父母家中过年。这可以理解,而不能理解的是还有两条附加“条约”:第一,公婆家平时从来不用燃气做饭,年夜饭也不能例外。一只电饭煲和一只电炒锅,如果在这两个家伙上做一顿年夜饭,至少要半天时间不说,

而且会是一桌子冷菜;第二,老两口年三十晚上从不出门。公公婆婆都是少小离家读书的知识分子,“老知”情调

十足,年轻的时候吃食堂的,年纪大了吃保姆做的。不会做饭,不讲究吃穿,是他们的生活样式。

初为人妻,第一年去婆家过年,我买了燃气灶和铁锅什么的,准备大显身手做一顿地道的本土年夜饭孝敬公婆。一罐煤气搬进门时,婆婆的脸色变了,她说,家里之所以不用燃气做饭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我陈述了用燃气做饭快捷、好吃等好处,坚持要做一餐,这也是我进他家门后做的第一餐,也是唯一的一顿年夜饭。

第二年过年,婆婆说这次年夜饭由她亲自做给我们吃。下午5点准时到了公婆家,婆婆还在看着菜谱做菜。豆芽、白萝卜、胡萝卜、豆腐干等八种菜做成的叫“八宝菜”,一只在

电锅里煮着捞不起一根骨头的叫“红烧全鸡”,“土豆烧肉”也是煮得烂得分不清土豆和肉,再加一条面目全非的鱼,还有一个贡丸汤。口味基本是淡的,色彩基本是模糊的,香气基本是混合的。这一桌子菜被婆婆称之为“健康餐”。拿着筷子开吃,大家都一脸僵硬地笑着说:“好吃,好吃。”这是我30年来过得特别简单、特别无趣、特别委屈的一个年。

吃这样的年夜饭心中生出的委屈还来自于另外一个原因。我父亲是绍兴人,小时候家中过年都是他亲自张罗的。包粽子、腌肉、酱鱼、炒花生、爆米花,父亲对年夜饭那是相当讲究;力笋烧肉、熏鱼、白鲞烧肉、虾油鸡、盐水鸭、油豆腐嵌肉、刮鱼丸、刨萝卜丝……总是

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小时候家里过个年,一家人要忙上好几天,浓浓的过年氛围特别难忘,至今都感激父母给了我们快乐的童年。

之后过年,我出了个主意,我们做好年夜饭送过去一起吃。这一套就把自己给套了20多年。做这餐年夜饭可有讲究,得合老人的口味。渐渐地,我摸索出几条经验,按照“三基本”(基本不放盐,基本不用油,基本要煮烂)的原则,以及“三不吃”(不吃生食品,不吃腌制品,不吃油炸品)的要求来做这餐饭。

吃了20多年的另类年夜饭,我总结出一个硬道理:老人是要宠的,等到你把他们宠上天的那天,你就不会后悔了。



洁净 郭建生 摄

往事如歌

## 我的浇秧记忆

○朱敏江

我们家乡这一带,晚稻秧育在旱地里,夏天时节,秧苗历经一天的暴晒便会发蔫,这就需要及时浇水。

浇秧一般在傍晚前后,大人们要忙各种农活,因此自然就由我们这些孩子来完成。每当太阳西斜,我们便互相邀约,提着水桶、蒲瓢或勺子,穿过田间小路前去浇秧。

我们将水桶没入堰水中取满水后,提着来到自家秧地尽头,拿出蒲瓢,舀水泼向畦中的禾苗。水从瓢中泼出,由瓢沿出发洒向空中,仿佛一张水帘网从天而降,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粼粼的白光。最后水珠纷纷落在秧苗上,又顺着叶子滴到地面,原先干燥得有点发白的黄土,与水结合在一起后,就变成了深褐色。水一瓢接着一瓢泼出去,秧地上不断出现白色的水帘网,如同渔民写意地抛撒出的一张张渔网,发着耀人的光芒。

浇秧的人不断增多,在堤堰和秧地间来来往往,犹如穿梭一般,嬉笑声和玩笑声在秧地间回荡。力气稍小的一次提着一个水桶,身体被沉重的水桶牵引着向一侧倾斜,晃悠悠地往秧地走。力气大的同时提两个水桶,就如同提着两个灯笼一般,往秧地飞奔,洒下一路的珍珠链。

有些人家秧地就在堤堰顶上,便将田畦间的小路两头用石头和泥土堵住,并用塑料布封死。然后卷起裤腿站在堰底,用桶舀水奋力举高倒入小路中,水顺着

往前流,边流边不断被干燥的泥土大口吮吸,一桶水下去,没流多远就只剩下一段水印子。随着水一桶一桶下去,水流慢慢向前推移,直到延伸至尽头又如同遇墙的浪头往回涌。渐渐的,小路也就成了一条水路。

水越积越深,微波一层一层荡漾开去,大有水漫金山之势。等到快要与田畦一样高时,他们就上到秧地直接拿勺泼水,水迅速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抛物线,随后纷纷落入田畦中,挂在秧苗上,渗入泥土里。

秧地全部浇湿后,我们就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此时原先发蔫打卷的秧苗,得到清凉的堰水滋润,已经慢慢舒展开了叶子,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出浓浓的风采,焕发出迷人的生机。

随着浇秧次数的增多,我们也学会了合作。三五家一起,一人专门站在堰底舀水,并将装满水的水桶递到堰顶,其他人纷纷提水到秧地浇水,浇完一家再浇另一家。合作浇秧节省了不少的时间,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偶尔谁家因为有事耽搁了,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把他家的秧浇了。

浇秧俨然成了我们这些农家孩子的成长必修课,孩子们一起浇秧的景象,成了每天傍晚秧地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如今,它亦成为了一段美好的童年记忆,这记忆中不仅仅有孩提时的快乐,也有农家孩子的勤劳品质,还有纯洁的邻里互助友情。

当代生活

## “空巢”老人应放飞心灵

○沈志荣

我们社区里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老夫妻,丈夫是机关的离休干部,妻子是企业的退休职工。当年牵红线的月老组织,婚后有过磕磕绊绊,也有过恩恩爱爱。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儿女成家,孙辈绕膝的日子。孩子们再孝敬也有自己的天地,热闹过后仍然是两人世界。丈夫个性平和,参加了老年大学书画班;妻子性格开朗,却甘当后勤部长。老两口相依为命,连偶尔的争吵也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

《红楼梦》中有言:“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有一天,丈夫要走了。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依恋地嘱

咐:“最不放心的是你啊,舍不得也得舍。我记得结婚前,你喜欢唱歌,为了我才把爱好埋在心底。前不久,我替你在社区合唱队报了名。我走后,你要尽快走出悲伤,走出家门去,把当年的歌声找回来,你快乐了,我才放心。”

无可奈何地分手,无所适从地活着,在妻子丢了魂儿似的日子里,社区合唱队里的姐妹们找上门来,数纸旋律生动的简谱,几首“激情燃烧的老歌”,竟神奇地让她走出了“空巢”,走出了寂寞,走进了一片开放的新天地。

听说这故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今步入老龄社会,“银发世界”中独居老人“空巢

现象”值得关注,必须让老人融入社会。作为老人,要勇敢地直面“空巢”,最要紧的是,做好挣脱“寂寞铁锁链”的心理准备。人生如一首歌,终有曲尽的时候;人生如一场戏,总有落幕的那天。人生轮回呵,人们常常发现,老人竟又会变回到“老小孩”——悲喜无常,心态脆弱。这时的关键是要与时俱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寻找适合自己的活动,或跳舞或登山或木兰拳太极拳,即使只是散散步或聊聊天,也能放飞心境。有人说:“自我锁闭等于慢性自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千金难买“老来疯”啊。

孤独,呼唤开放的心态;只有放飞心灵,才能战胜“空巢”!

真情流淌

## 细节感动的胜利 ——访禁毒英雄胡建江

○艾璞

冰冻的季节,花朵也躲起来取暖  
余姚市公安局二楼的警营文化沙龙里  
一派春天的气息,从冬天里走出来  
茶香袅袅中,吐露真情初心

这个有点羞湿的大男孩  
一生中最迷恋的是制服  
有时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更多的是激起内心澎湃的感动  
甚至热血的沸腾,骨骼的颤动

半夜,风中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声  
遭遇战中,勇气和正义是胜利的保证  
毒贩的匕首深入英雄的血脉里  
我头脑里的暴风雪,高速运转  
搏命的追捕之路,绽放英雄的花  
160米鲜血铺就的另一块红地毯  
使得任何明星黯然失色

大量失血的建江晕了,大地在转动  
“我的枪在哪儿,战友如何了?”  
这是建江醒来后第一句话  
热血铸就的长城,坚不可摧  
东流的姚江见证了一座丰碑的矗立

我把采访当作一次党课的现场学习  
又害怕康复中的建江,伤疤再被我揭开  
他左手的上臂被匕首刺破了二根神经脉  
刚受伤时候,手还能握成拳头  
现在只能张开,绽放成花朵

我伸过拿笔的手,握住建江的左手  
真的冰凉,你把温暖留给了百姓  
你说“这个是受伤造成的”  
我说“这是过度付出的馈赠”  
坐在我面前的胡建江  
我需仰视才能抵达他的精神高度

我的思绪天马行空  
心想,我能否有勇气当建江的替身  
哪怕是冲上去的信心或者力量  
给我的思想一片湛蓝的大海驰骋

你禁毒的壮举,给我懒惰影子排毒  
你的骨头,热血浇灌成的花朵  
在丰碑上开放成灿烂的表情  
直逼得一切以龌龊为首的世间恶之花  
凋零,并灰飞烟灭

难忘记忆

## 自制渔具 捕鱼乐

○齐振松

我老家在浙西深山开化县的一个自然村。上世纪60年代,我十几岁读小学时,放学后就向邻居叔叔学做一种渔具,名叫渔梁。现在开化全县禁渔,小溪清澈迷人,自制渔梁捕鱼之乐已然成为了儿时的回忆。

老家渔梁是用毛竹劈削成一根根小指头一般粗的细竹杆,长度在1.5米左右,再用3道细绳子,将细毛竹杆密密麻麻地绑扎成一大长排,渔梁长幅2米左右,还有更长的,像窗帘似的。那时,我父亲在大队(村)里做事很忙,晚上常常住在那里。我做渔具只好请教邻居叔叔。制作渔梁首先要从山上砍来大毛竹,然后锯成1.5米左右一段,再劈成很多根方形细竹杆,这些都需要大人做,而我只能把方形细竹杆一根接一根地削成小指头一般粗。在叔叔的帮助下,我制成了两幅抓鱼用的渔梁。

渔梁是筑堰拦水捕鱼的一种设施,北宋王安石《半山即事》诗之七:“露积山采百种收,渔梁亦自富鰕鳊。”这是一种有近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捕鱼方法,《诗经》中也有多处地方提及渔梁。

我小时候,村旁的一条大河里鱼很多。放学后或星期天,我就用自制的渔具——渔梁,安装在河中浅水激流之处,用一根近2米长的粗毛竹对半劈成两块,用一毛竹块横拦在渔梁之上,毛竹块口朝下,用小鹅卵石磊起与毛竹块一般平,让毛竹之上保持一层流水漂流到渔梁上。毛竹块两头用较大的石块磊起长长的两道拦鱼小坝,将鱼拦向中间游,当鱼游下毛竹块滑落到渔梁中就很难逃脱了。平时极少有大鱼游来,一般是二三两以下的小鱼落梁。等到落下渔梁多个,我就把一条条小鱼从渔梁中抓到背篓里。

洪水过后,河里鱼就更多了,尤其是大鱼会更多。白天大鱼很少落上渔梁,一到晚上,大鱼落到渔梁就比较多。我安装渔梁后,看到斤把以上的大鱼滚落到渔梁中,那抓起来真是开心极了。记得有一年梅季,洪水一过,我带着渔具和背篓,将渔梁安装到离村一公里外的大坝底下的浅水激流中,连夜守阵。天黑以后,一群群半斤至斤把重的黑鱼、军鱼、桂鱼等真的游来了,滚滚而下,落到渔梁里,我兴致勃勃,高兴极了,将一条条大鱼从渔梁中抓进背篓里。有大鱼落到渔梁我就来了兴趣,没了困意,一直坐阵捕鱼直至深夜。此时,母亲赶来了,催促我赶紧回家睡觉,并帮我背着沉甸甸的一背篓大鱼。回到家中,一称将近20斤,母亲为我竖起了大拇指。虽然是深夜12点多钟睡觉,但我做的是满满的鱼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直击真相

我认为人类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劳动,那就是情感劳动。写作就是这样一种劳动。所以,我常常说自己不会写策划书、说明书、小结、申请报告等文体,其实就是我没有动心动情去写。

我写阳光、写春天、写柔情似水,其实是内心的快乐、温暖、感恩所使;我写阴雨、写黄梅天、写冷若冰霜,其实就是心有忧伤、烦闷和恨。

我确实是一个容易受感染的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我感冒,大多是因为家中有人感冒,或者是因为感冒了的同事到我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再或者只是公交车上的同坐是个感冒者。我开心或者不开心,可以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赞扬或批评、一个笑靥或眼色、一种和

善或傲慢、一杯递到手中的热茶或一个被拍断的电话……我突然地感动或者伤心,笑了、哭了。

有人调侃说我太多愁善感,我也常常被诟病为矫情。但我还是喜欢这些可以生长喜怒哀乐的情绪土壤,它们能让我的文字生根、萌芽甚至开花、结果。

曾经有些日子,我住的小区进行庭院改善工程,幢幢大楼外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似火的骄阳下,民工们攀上高高的脚手架,被火烧火燎的阳光炙烤着,高空作业。碰巧我在家休息的日子,隔着窗玻璃,里外两重天,我甚至会觉得打着空调的自己很罪恶。

把这样的感受和一位做工程的朋友说了,他很理性地说,你又不是贪官污吏,只是用自

家的电费打个空调,犯什么罪?你和他们只是分工不同!想当年你夜秉高烛寒窗苦读时,兴许他在歌舞厅、网吧潇洒呢。再说,他的劳动报酬也不低呀。也许是他成天和民工打交道,更了解真情,当然也有点司空见惯了,他觉得我有点滥用同情心。

而我依然敏于感动,依然悲天悯人。因为雪而让城市变得更干净的环卫工人,因为雪而让道路更畅通的交警,因为雪而把热汤热饭送到你手中的快递小哥……我心疼他们寒冷艰苦的工作条件,感动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我的心因为他们而柔软和温暖。

而生活注定了既有阳光明媚,也有阴霾晦暗。我也曾经因为心太软而上当受骗过,也确实在现实中看清过一些人、

一些事,看到过生活中的某些真实的阴暗,看到过一些坏人的一时得逞。这样的时光,我最怕自己有了波澜不惊的淡定,却也麻木了一颗易感的心。当我发现有一天,我的笑点不那么低了,也不那么爱流泪了,感觉自己的心肠变硬了,突然,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恐惧。我怕自己从此以后再也写不出有温度的文字了。

前些日子,我过马路穿越地道时,听到整个地下道里都流淌着一种悲凉的音乐调子——那勾人魂魄的曲子是《二泉印月》呀!一声声有似泉水淙淙流过心头,冰冷凄清的水中一弯冷月,和着琴魂一点一滴地憔悴着、枯萎着、消瘦着……似水流年,生如落花。抬眼望去,见光线幽暗的地道拐角处,一个年迈的流浪盲人投